

清代學術
名著叢刊

漢學商兌

〔清〕方東樹 撰

虞思微

校點

鴻名博學爲士林所重馳聘筆

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爲之大障歷觀諸家之書所以標宗旨
峻門戶上接通賢下警流俗衆口一舌不出于誦誥小學名
物制度乘木貴末違疑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
教一切抹殺名爲治經實足亂經名爲術道實則辟道昔孟
子不得已而好辨欲以息邪說正人心竊以孔子及後千五
百餘載經義學脈至宋儒講辨始得聖人之真平心而論程

漢學商兌序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近世有爲漢學考證者皆習以闢宋儒攻朱子爲本首以言
心言性言理爲厲禁海內名卿鉅公高才碩學數十家遞相
祖述齷齪試舌造作飛條競欲困囑究其所以爲之罪者不
過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爲害于家國一則以
其言心言性言理墮于空虛心學禪宗爲歧于聖道一則以
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疎不學爲荒于經術而其人所以
爲言之指亦有數等若黃震萬斯同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



漢

學

商

〔清〕方東樹 撰

虞思徵 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漢學商兌 / (清) 方東樹撰; 虞思徵校點. — 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8. 11

(清代學術名著叢刊)

ISBN 978-7-5325-7869-6

I. ①漢… II. ①方… ②虞… III. ①國學—研究
IV. ①Z126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6)第117395號

清代學術名著叢刊

漢學商兌

[清]方東樹 撰

虞思徵 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蘇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6.75 插頁 5 字數 147,000

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7869-6

B·924 定價: 48.00元

如有質量問題,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整理弁言

《漢學商兌》四卷，清方東樹（一七七二—一八五一）撰。東樹字植之，安徽桐城人。晚年慕蘧伯玉五十知非、衛武公耄而好學故事，以儀衛名軒，因自號儀衛老人，別號副墨子。人言「話到桐城必數方」，蓋桐城方氏門望之隆，至明清兩代而盛極，其最著者曰桂林、曰會宮、曰魯猷。明洪武年間，東樹先世由徽州婺源來遷，居桐城魯猷，爲魯猷方氏，代有潛德，以詩書傳家。曾祖待廬先生諱澤，字苧川，以優貢生爲八旗教習，生平學宗朱子，文宗艾南英，交結皆一時名士，嘗爲姚惜抱師。父諱績，字展卿，工詩，著有《鶴鳴集》《經史札記》《屈子正音》。東樹幼承家範，穎敏好學，年十一即效范雲作《慎火樹》詩，時人咸以爲異。平居雞鳴輒起，丙夜方休，書卷筆墨不去手。枕上有疑，輒披衣省覽，觀書有得，則隨時記之。從弟宗誠親炙之者十年，未嘗見其一刻廢學也。東樹於秦漢以還之載籍無所不窺，自經史、諸子、詩文、義理以逮佛老靡不綜練。《清史列傳》稱其初好文事，學古文於同里姚鼐，與姚瑩、管同、梅曾亮稱姚門四傑。中歲不欲以詩文名，遂窮研義理之學，晚則耽於禪悅，凡三變而皆有撰述。所著書有《漢學商兌》四卷、《書林揚鱗》二卷、《大意尊聞》三卷、《昭昧詹言》二十卷、《向果微言》三卷、《考槃集》三卷、《半字集》二卷、《王餘集》一卷、《考槃集文錄》十二卷，又《老子章義》《陶詩附考》《解招魂》《跋南雷文定》《一得拳膺錄》《進修譜》《未能錄》《最後微言》《思適居鈴語》《山天衣聞》《感應篇暢隱》都若干

卷，多刊行，而尤以《漢學商兌》最著。

東樹少時即銳然有用世志，凡禮、樂、兵、刑、河漕、水利、錢穀、關市、大經大法皆嘗究心，曰此安民之實用也，義理所以用此權衡也。道光十八年，鴻臚寺卿黃爵滋上《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》，請厲禁鴉片，上善之，下督撫議。時東樹客粵，在鄧公廷楨幕中，慨然著《匡民正俗對》，力陳禁煙之道。居數年，海氛不靖，於是又作《病榻罪言》，極論制夷、自強之策，然皆不爲所用。所謂「身雖未仕，常懷天下憂，凡遇國家大事，忠憤之氣見於顏色」也。東樹天性醇篤，爲人孝弟。其母鄧孺人早卒，嘉慶二十一年，父展卿先生染疾不治，適其隨安徽巡撫胡果泉赴江蘇就任，不克親視含殮，思慕終生，每言及輒涕零。營葬三世七喪，盡心竭力。師姚惜抱卒數十年矣，猶常泣思之曰：「惜不得與先生一證今日所學也。凡族戚門人有疾病患難者，往往憂戚以至忘食廢寢，一如己事。家極貧，然出處進退取予絕不苟。姚石甫，東樹畏友也，爲官之時常貲助之，及左遷入蜀，又助數百金，爲治生計，東樹固辭，終持券還之。自弱冠之年十試棘闈皆報罷，後遂絕意仕進。陳用光、沈鼎甫皆其故人，相與友善。陳典試江南、沈督學安徽時，並欲拔其貢，然均不與試。道光三十年，詔舉孝廉方正，姚石甫瑩薦之撫軍，東樹曰：「吾耄矣，尚堪世用邪？胡爲受此虛名也。」卒以諸生終。一生歷主廬州、亳州、宿松、廉州、韶州講席，年八十，卒於祁門東山書院。光緒元年，祀鄉賢祠。

有明一代，士林囿於性理，汨於制義。顧亭林、黃梨洲等奮起而振其頽波，蓋目擊時

弊，意有所激，故創爲救病之論，排擊程朱、陸王之說，學術風氣由是一變，實啓漢學先聲。迄乾嘉之世，江戴起於歙，三惠興乎吳，各成一宗。名公鉅卿、高才碩士競言考證，遞相祖述，漢學之盛極矣。

甘泉江藩爲惠棟再傳弟子，於嘉慶二十三年夏南下廣州，入兩廣總督阮文達公元幕府，頗受推重。阮元出貲爲刻《漢學師承記》并作序盛贊，稱「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，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，大義微言，不乖不絕，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」。書凡八卷，正記四十人，附記十七人，敘自清以來純宗漢學者，置閻若璩、胡渭於首卷，而顧炎武、黃宗羲則以「深入宋儒之室，多騎牆之見，依違之言」僅忝列末卷。翌年三月，方東樹應阮元之聘，赴粵修《廣東通志》，初任分纂，一月告竣，將辭去，阮元留之，屬以總纂事，因淹留廣州。時《漢學師承記》甫行世，備受漢學之士推崇。方氏親睹其事，隱忍而未發。道光二年，藩又刊《宋學淵源記》二卷，附記一卷，凡正傳三十一人，附傳八人。該書非復以宗派別門戶，而代以地域分南北。然於三十九人之中，向以宗主程朱自詡之桐城三祖方苞、劉大魁、姚鼐及其餘桐城、陽湖諸家竟一概不錄。時三祖已歿，東樹爲姚門四傑之一，篤信程朱性理之學。前《漢學師承記》只是漢學家事，此敘宋學淵源而不錄桐城諸人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遂發憤著述，作《漢學商兌》以駁之。此爲歷來關於《商兌》著作緣起之共識。近有學者據方氏與程含章往來書信中多有與《商兌》主旨近似之文字，謂《商兌》發軔早在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間，與《宋學淵源記》無涉。吾意謂《商兌》發軔於《宋學淵源記》

刊行前則可，云其與《宋學淵源記》無涉則未必。以家學師承觀之，方氏宗宋反漢思想淵源有自：其曾祖父澤生平學宗朱子，嘗爲姚鼐師，而方氏曾與其父方績同受業於姚鼐，且自言「樹從游最久」。方氏於嘉慶二十四年三月入阮元幕，時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已於去歲殺青。阮元《儒林傳稿》早懸國門，陽爲調和漢宋，實則尊漢抑宋，後督撫兩廣，建學海堂，刻《清經解》，幕中率多漢學之人。方氏廁身其間，自言「此間多上才，獨僕以薄劣居同下客」，其鬱鬱不得志可知。又方宗誠《柏堂師友言行記》言其凡有所得，輒注時日以記之。方氏遠有其師姚鼐欲拜戴震爲夫子被拒之仇，近有阮元《儒林傳稿》、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之激，在粵期間，於阮元府中親睹漢學諸人言行，居恒感激，故時時記之，以備他日著述采擇。江藩《宋學淵源記》雖刊行於道光二年，然其書多取材於彭紹升《二林居集》，並非一蹴而就，則其發軔、剪裁、著述當在道光二年之前。考二人行歷，江藩於嘉慶二十三年入阮元幕，至道光五年退息歸里；方東樹自嘉慶二十四年至道光六年間輾轉粵東，兩人阮元幕府。又《商兌》卷下言江藩嘗謂余曰云云，可見二人在阮元幕中亦有交往，方氏當早已聞知江藩《宋學淵源記》著述旨意也。

作者自謂此書本止一卷，因篇葉較夥，故分爲上、中、下三帙。首溯其畔道罔說之源，次辨其依附經義小學似是而非者，次爲總論，辨其詆誣唐宋儒先而非事實者。體例仿朱子《雜學辨》，先摘錄原文，復各爲辨正於其下。

《序例》首標其幟曰：「近世有爲漢學考證者，著書以闢宋儒、攻朱子爲本，首以言心、

言理、言性爲厲禁，海內名卿鉅公，高才碩學，數十家遞相祖述，膏唇拭舌，造作飛條，競欲咀嚼……遂使數十年間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爲之大障。歷觀諸家之書，所以標宗旨，峻門戶，上援通賢，下讐流俗，衆口一舌，不出於訓詁小學、名物制度，棄本貴末，違戾詆誣，於聖人躬行求仁、修齊治平之教，一切抹殺。名爲治經，實足亂經；名爲衛道，實則畔道。」

卷上乃先爲理學、道學作一正名，即所謂「首溯其畔道罔說之源」。首攻毛奇齡《西河集》「宋儒篡道，道學非聖學」之說，繼而駁萬斯同「自《宋史》分《道學》《儒林》爲二傳以來，談道統者揚己凌人，卒釀門戶之禍」觀點，以下次第駁斥朱彝尊、顧炎武及爲茅星來辯誣，末復截取錢大昕、黃宗羲、阮元、江藩只言片語，力辨惠氏、戴氏專標漢幟、厲禁言理之非。

卷中之上可粗分爲四節，一爲前三段，與黃震、顧炎武商兌宋儒傳心之要之「人心」、「道心」是否墮禪；次則四至九段，駁斥戴震、江藩、焦循「理學高談性命而無補經術」、「理學以理殺人」及「理學之危害」等觀點，痛詆戴震「爲論猖披至此，肆無忌憚」、「邪妄熾結，任意亂道」；三爲十至十二段，次第回應戴震《四書集注》「非聖人之意、臧琳《大學》「誠意傳」不當退處於後、汪中《大學》「非孔子之言曾子之意之質疑」；四則十三至二十段，與阮元、凌廷堪、焦循（焦循當是臧庸，方氏誤。所引凌廷堪與臧庸之語實乃從阮元文中轉引）就理與禮之關係、窮理、一貫、仁、克己等義理概念進行商兌，以爲阮元「聖賢之教，無非實踐。學者亦實事求是，不當空言窮理」乃漢學宗旨第一義，千條萬端皆從此路差去。

卷中之下集矢於漢學家之治學方法，引錢大昕、戴震、惠棟、阮元、段玉裁、江有誥、顧

炎武、孫星衍諸人由小學而知義理之言論，逐條批駁申辨，謂漢學家所尚音韻訓詁、名物制度只是小學內事而非大學，無由升堂入室，得義理之真。其言曰：「夫訓詁未明，當求之小學，是也；若大義未明，則實非小學所能盡。今漢學宗旨，必謂經義不外於小學，第當專治小學，不當空言義理。」復就「經義不明由於不講小學、形聲、訓詁」之觀點，提出十五謬以駁斥之，否認訓詁、音韻可通乎性與天道。末辨朱子未嘗教人舍經廢訓詁而空言窮理，斥古書亡於南宋之說爲非。

卷下次第引述江藩《國朝經師經義目錄》有關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三禮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四書》、小學、經總義之論述而一一辨之。復斥漢學家崇六朝駢儷而土苴韓歐、斥八家爲偽體，及自爲文則如屠酷計賬。揭舉漢學之人六弊，漢學家執罪宋儒者三條，末爲總論，復申前說。

《漢學商兌》成書以來，同門姚瑩及諸友人頗多溢美之詞，觀書後所附「題辭」八條，多來自桐城、陽湖二派。姚瑩言「此書有功聖道，其力量豈不越昌黎而上耶」、朱雅贊其「所以正人心，維世道，非止一時之書，而天下萬世之書也」云云，未免言過其實。同光之間，方宗誠頗受曾國藩、李鴻章賞識，盛推其從兄遺著，因大行於世。光緒十四年，有三韓豫師者，以《商兌》爲衛道之藩籬，救時之良藥，而惜其以訟解訟，立言未善，故撰《漢學商兌贅言》四卷，每於方氏按語後作「會輔堂贅言」，旨意在「吾人勵學，祇要實力作去」，殆宗李二曲實力踐行者也。逮清季民初，轉多批評之聲，譚宗浚譏其「攘臂詬爭，幾於灌夫罵

坐」；皮錫瑞說方氏「純以私意肆其謾罵，詆及戴震與顧炎武，名爲揚宋抑漢，實則歸心禪學，與其所著《書林揚鱗》皆陽儒陰釋，不可爲訓」；章太炎云此書雖「非專誣調之言」，然方氏「橫欲自附宋儒，奔走阮元、鄧廷楨間，躬行佞諛，言與行頗相反」；梁啓超批評該書「爲宋學辨護處，故多迂舊」之餘，亦贊其「針砭漢學家處，卻多切中其病，爲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」。

平心而論，此書實未有如此不堪，書中針砭漢學家處，多有切中其病者。唯其好強爲辭說，每多牽強，攘臂詬爭，叫囂謾罵之處確亦不少。如卷上開篇強辨河圖洛書，卷中之上言漢學如烏頭附子、鳩酒毒脯，食之必裂腸洞胃，狂吼以死；卷下比漢學諸人爲有嬖施之淑姿而恣行凶德、放蕩淫邪者。此等言語，似已超出學術論爭範疇。又於卷下總論引乾隆六年指斥謝濟世之上諭，借朝廷權威施壓，似亦過矣。其書通篇呵斥漢學之人標宗旨、峻門戶，實則字裡行間亦與漢學樹異幟、爭門戶。又其力辨程朱未曾墮禪，書中卻多用禪家語，如卷下「此其七識」下自注「二字用佛典」等，可見《清史列傳》言其「晚耽禪悅」殆非虛語。至卷上辨阮元師、儒之分甚有力，下啓近世章太炎、胡適、錢穆原儒、說儒之訟辯，是亦有功學術耳。

《漢學商兌》著於何時，迄今未有定論。方氏《漢學商兌序例》末署「道光丙戌四月」，鄭福照所纂《方儀衛先生東樹年譜》曰：「道光四年甲申，先生年五十三歲，授經阮文達幕中，著《漢學商兌》四卷。」梁啓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云「其書成於嘉慶間」，錢穆斥鄭說「無他

證」、梁說「益無據」，然亦僅云「成書在丙戌前，刊行則在辛卯」。陳祖武《乾嘉學術編年》據《序例》及《上阮芸臺宮保書》將此書初成繫於道光六年；「四月，方東樹初成《漢學商兌》，指斥一時學風病痛，並就此致書阮元，謀求支持。」朱維錚亦持相同觀點；「方東樹寫成此書，並將它獻給阮元，已在《宋學淵源記》刊行三年之後，恰值阮元奉調離粵赴雲貴總督任之際。」漆永祥《方東樹〈漢學商兌〉新論》從編纂、刊刻兩途進行考證，謂「《漢學商兌》在道光四、五年間有部分成稿，此後不斷修改，於道光十一年辛卯初刊。」實則鄭福照非「無他證」，其於《年譜》道光四年「時阮文達方輯刻《皇清經解》，以漢學導世，先生以是書上之」下注曰：「按此書刊於辛卯而創稿實在粵東，《文集·上阮宮保書》可證。」方宗誠《柏堂師友言行記》亦曰：「著《漢學商兌》時實在阮文達公粵東幕府，阮公方修《皇清經解》，諸博學老儒皆在焉。先生獨著此書以匡其失，雖諸公位望隆重不顧也。」二人皆云《商兌》創稿在阮元幕中，即道光四年再入阮元幕時，獻書則在道光五年八月至六年五月間。鄭乃方氏門人，而宗誠其從弟，親炙之十餘年，記載可信。道光六年阮元調任，方氏亦自粵旋里。此後五年間陸續增補，卷中因離為上下，故今日所見刊本皆四卷也。所增補內容多與阮元相關，尤其卷中之上最末八條皆針對阮元而發，為獻書之三卷稿本所無，所引之《書東莞陳氏學菴通辨後》乃阮元寫於道光八年即其明證。至道光十一年辛卯冬，《商兌》初刊。刊行後，時獲可補入本條相發明者及前說誤而亟宜改正者，隨劄記於書之上下方，於道光十八年十月彙成《漢學商兌刊誤補義》一卷而刊之。

要之，《商兌》發軔於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，創稿在道光四年授經阮元幕中時。道光五年末或稍遲，完成三卷《商兌》稿本並呈獻阮元，是爲成書第一階段；道光六年歸里後繼有所補，衍成四卷，至道光十一年冬刊行爲第二階段，刊行後至道光十八年成《漢學商兌刊誤補義》一卷爲第三階段。

《漢學商兌》最早刊本爲道光十一年辛卯冬刊本，後又有同治十年望三益齋刻本、六安求我齋刻本，光緒八年華雨樓重校本，十年寧鄉成氏重刊巾箱本，十四年《槐廬叢書》五編本，十五年孫溪朱氏刻本，十七年《方植之全集》本，二十年《西京清麓叢書》續編本，二十六年浙江書局刊本，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等。大要可分爲兩個系統：一以道光十一年刊本爲祖，一以同治十年望三益齋刻本爲源。前者較後者篇幅略少，蓋因望三益齋本經由方宗誠等人整理，將成於道光十八年之《刊誤補義》一卷逐條插入道光本並有所刪削。今以同治望三益齋刻本爲底本，並參校道光本及《漢學商兌刊誤補義》民國抄本，施以新式標點。原書中避諱字徑改，不出校記。限於水平，難免錯舛，敬希博雅見教。

癸巳年大暑己丑日山陰虞思徵謹識

戊戌年春分壬子日修改定稿

重序

三代以上，無經之名，經始於周公、孔子。樂正崇四術，春秋教以《禮》《樂》，冬夏教以《詩》《書》。及至春秋，舊法已亡，舊俗已熄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。孔子懼，乃修明文、武、周公之道，以制義法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亦經也，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，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，莫非《春秋》之義也。衛君待子爲政，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陳恒弑其君，請討之。季氏伐顓臾，旅泰山，則使欲止之。至於哀公問政，子曰：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」《論語》卒篇載《堯曰》一章，柳宗元曰：「是乃夫子所常常諷道之辭云爾。」子曰：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。」能以禮讓爲國乎，何有？」又曰：「小子何莫學夫《詩》？」《詩》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。」又曰：「興於《詩》，立於《禮》，成於《樂》。」又曰：「假我數年，卒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故莊周曰：「《詩》以道志，《書》以道事，《禮》以道行，《樂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陰陽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」六經之爲道不同，而其以致用則一也。此周公、孔子之教也。及秦兼天下，席狙詐之俗，肆暴虐之威，遂乃蕩滅先王之典法，焚燒《詩》《書》，於時不特經之用不興，並其文字而殄滅之矣。漢興，購求遺經，於是羣經始稍稍復出，或得之屋壁，或得之淹中，或得之宿儒之口授，而固已殘闕失次，斷爛不全。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辛勤補綴，修明而葺治之。於是《易》有四家，《書》與《詩》二家，《禮》、《春秋》兩家，號爲十四博士。則章句所由興，家法所由異，漢儒之功，萬世不可沒

矣。自是而至東京、魏晉，以逮於南北朝，累代諸儒遞相衍說，辨益以詳，義益以明，而其爲說亦益以多矣。及至唐人，乃爲之定本、定注，作爲《釋文》，舉八代數百年之紛紜一朝而大定焉，天下學者耳目心志斬然一齊，兼綜條貫，垂範百代，庶乎天下爲公，而可謂之大當也。然其於周公、孔子之用，猶未有以明之也。及至宋代，程朱諸子出，始因其文字以求聖人之心，而有以得於其精微之際，語之無疵，行之無弊，然後周公、孔子之真體大用如撥雲霧而睹日月。由今而論，漢儒、宋儒之功，並爲先聖所攸賴，有精粗而無軒輊，蓋時代使然也。道隱於小成，辨生於末學，惑中於狂疾，誕起於妄庸。自南宋慶元以來，朱子既沒之後，微言未絕。復有鉅子數輩蠡起於世，奮其私智，尚其邊見，逞其駁雜，新慧小辨，各私異見，務反朱子。其所謂道非道，而所言之肆不免於非，其於道，概乎未嘗有聞焉者也。逮於近世爲漢學者，其蔽益甚，其識益陋。其所挾惟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說，揚其波而汨其流，抵掌攘袂，明目張膽，惟以詆宋儒、攻朱子爲急務。要之，不知學之有統，道之有歸，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驚名而已。吾嘗譬之，經者，良苗也。漢儒者，農夫之勤菑畬者也，耕而耘之，以殖其禾稼；宋儒者，穫而舂之，蒸而食之，以資其性命，養其軀體，益其精神也。非漢儒耕之，則宋儒不得食；宋儒不舂而食，則禾稼蔽畝，棄於無用，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。今之爲漢學者，則取其遺秉殫穗而復殖之，因以笑舂食者之非，日夜不息，曰：吾將以助農夫之耕耘也。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飯，先生不得飽，弟子長飢。以此教人，導之爲愚；以此自力，固不獲益。畢世治經，無一言幾於道，無一念及於用，以爲經

之事盡於此耳矣，經之意盡於此耳矣。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虛，其求在外，使人狂，使人昏，蕩天下之心，而不得其所本。雖取大名如周公、孔子，何離於周公、孔子？其去經也遠矣。嘗觀莊周之陳道術，若世無孔子，天下將安所止？觀漢唐儒者之治經，若無程朱，天下亦安所止？或曰：天下之治，方術多矣，百家往而不反，小大精粗，六通四辟，一曲之士，各有所明，雖不能無失，然大而典章制度，小而訓詁名物，往往亦有補前儒所未及者，何子罪之深也？曰：昔者周嘗封建諸侯矣，諸侯而下爲卿大夫，卿大夫而下爲士，士之下爲庶人。周固天下之共主也。及至末孫王赧，不幸貧弱負責，無以歸之，逃之洛陽南宮諤台。當是時，士庶人有十金之產者因自豪，遂欲以問周京之鼎。是以罪之也。十金之產，非不有挾也，其罪在於問鼎。後世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今之大全，賴程朱出而明之，乃復以其謏聞駁辨，出死力以詆而毀訾之，是何異匹夫負十金之產而欲問周鼎者也，是惡知此天下諸侯所莫敢犯也哉！故余既明漢儒之有功若彼，而復辨諸妄者之失若此。後有作者，亦足以明余非樂爲是譏譏也，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。

漢學商兌序例

近世有爲漢學考證者，著書以闢宋儒，攻朱子爲本，首以言心、言性、言理爲厲禁。海內名卿鉅公，高才碩學，數十家遞相祖述，膏脣拭舌，造作飛條，競欲咀嚼。究其所以爲之罪者，不過三端：一則以其講學標榜，門戶分爭，爲害於家國；一則以其言心、言性、言理，墮於空虛心學禪宗，爲歧於聖道；一則以其高談性命，束書不觀，空疏不學，爲荒於經術。而其人所以爲言之旨亦有數等：若黃震、萬斯同、顧亭林輩，自是目擊時敝，意有所激，創爲救病之論，而析義未精，言之失當；楊慎、焦竑、毛奇齡輩，則出於淺肆矜名，深妒《宋史》創立《道學傳》，若加乎《儒林》之上，緣隙奮筆，忿設詖辭；若夫好學而愚，智不足以識真，如東吳惠氏、武進臧氏，則爲闇於是非。自是以來，漢學大盛，新編林立，聲氣扇和，專與宋儒爲水火。而其人類皆以鴻名博學爲士林所重，馳騁筆舌，弗穿百家，遂使數十年間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爲之大障。歷觀諸家之書，所以標宗旨、峻門戶、上援通賢、下讐流俗、衆口一舌，不出於訓詁小學、名物制度。棄本貴末，違戾詆誣，於聖人躬行求仁、修齊治平之教，一切抹殺。名爲治經，實足亂經；名爲衛道，實則畔道。公孫祿所謂「顛倒五經，使學士疑惑」者也。猶幸顯悖於道，不足以惑人，然豈可不察乎！昔孟子不得已而好辨，欲以息邪說，正人心。竊以孔子沒後千五百餘歲，經義學脈至宋儒講辨始得聖人之真。平心而論，程朱數子廓清之功，實爲晚周以來一大治。今諸人邊見偵倒，利本之

顛，必欲尋漢人紛歧異說，復汨亂而晦蝕之，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，其有害於世教學術，百倍於禪與心學。又若李塏等以講學不同，乃至說經亦故與宋人相反，雖行誼尚可，而妒惑任情，亦所不解。東樹居恒感激，思有以彌縫其失。顧寡昧不學，孤蹤違衆，河濱之人，捧土以塞孟津，不自度其力之弗勝也。要心有難已，輒就知識所逮掇拾辨論，以啓其端，俟世有真儒出而大正焉。倘亦識小之在人，而爲采獲所不棄與！道光丙戌四月桐城方東樹